



(台)
敷米浆
著

FUMIJIANGLI

如果没有那场雨



如果没有那场雨

连雨听了都要心碎，
你有看过，雨的眼泪吗？

It rains finally. Kiss my tears please.

 万卷出版公司

如果没有那场雨

(台) 敷米浆 著

 万卷出版公司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6-2008年第429号

© 數米浆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如果没有那场雨/數米浆著. —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，
2009.2

（數米浆文集）

ISBN 978-7-80759-678-3

I.如… II.數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016172号

出版发行：万卷出版公司

（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：110003）

印 刷 者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26mm × 185mm

字 数：184千字

印 张：8.5

出版时间：2009年2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09年2月第1次印刷

选题策划：瞿洪斌

责任编辑：胡 利

特约编辑：陈 琼

封面设计：mini Ales

ISBN 978-7-80759-678-3

定 价：20.0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454

传 真：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：http://www.chinavpc.com

我想说些自己从来没说过的部分。

二〇〇二年开始在网上发表创作，直到二〇〇三年在台湾出版了第一本书。

我从来不认为自己会这么写下去，这一切对我来说就是个浪漫的相遇，时候到了，就应该让他结束。不需要解释什么，也不需要去坚持任何东西。怎么知道这样写着写着，已经超过五年了。

二〇〇四年眼睛出了大问题，让我一只眼睛看不见了。

而我认为这是上天要我停止写作，要我离开这个城堡的时候。

我在这个城堡说着一个又一个故事，好多人搬着板凳跟着我一起在故事里头长大，当我以为我要摘下说故事的皇冠离开时，心里头真有很多寂寞。

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二日凌晨，我在开往汉中的硬铺火车上。

等待我的是未知以及迷惘。

我发觉自己拄着彷徨的拐杖远走他乡，却破碎了某个部分的自己。

事隔多年后回想起来，我感到巨大的快乐。

也许就在那个硬铺火车上，我把自己脆弱的灵魂，那些自己甘愿破碎的部分都遗弃在火车上。不知道谁捡到了？他有没有好好帮我收拾起来呢？

二〇〇五年内地巡回一趟，我的收获无比巨大。

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，没想到一离开就长达一个半月。

我终于体会到自己以为的城堡，其实只是穿戴着纸做的皇冠，来一场大雨，这皇冠就要糊掉了，终究成为一团纸糊。

而这场大雨，却是来自我的眼睛。

我在这场大雨之后，在写作这条路上当了逃兵。

消失的这些日子，其实每一秒钟我都在怀念创作带给我的快乐以及痛苦，曾经有一天我在大雨倾盆的台北午后，自己一个人打着伞，漫无目的四周游荡着，想找回那顶皇冠。当然我失败了。皇冠被雨打湿了以后，就不会是原本那个皇冠了。如同我的眼睛，永远不会回到以前那个模样，我看到的世界也不再相同。

但是我感到巨大的快乐。

因为我的世界不同了，于是经过了很痛很痛的挣扎之后，我抛弃掉那顶可笑的皇冠，也不再汲汲营营去寻找。有没有城

堡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还能找到可以站立的地方，等着大家搬着板凳，或许有人愿意也搬一张给我，然后我们一起坐着，听我说故事，在里头看见你们笑了，你们感动哭了，你们听着听着若有所思了。

对我来说都是快乐。

因为有这么痛的挣扎，这个快乐对我来说无比巨大。

我还想说呢。

不管有几个人愿意听，我都想说下去。

我的右眼看不见了，我还有左眼。不知道左眼先生可以撑多久，我希望可以很久很久。一直到我再也没有力气说故事了，我想我会怀念这一切。

我来了。

我想说个故事给你们听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。

我想一直说下去。

跟着你们一起变老。

以下为二〇〇五年在内地巡回之后，回到台湾写下的文字。

当成自己的纪念，也跟当年见过我，跟我一起微笑的朋友分享。

苦行僧

我拄着彷徨的拐杖远走他乡，
西安的古城墙，钟楼上的昏暗月光。
天津市街的苍凉，
我在鼓楼的阴影下遗忘所有的行囊。

回到了南方，才惊醒原来梅州是我的家乡。
广州的豪情万丈，新会，珠海，佛山，
我的鞋破了还不知道前面的方向。

北京的秋凉中秋无月光，突然思念起宝鸡的人们，
以及开往汉中的硬铺火车上。

我托着前进的钵，孤单是我唯一的袈裟。
悲伤地匆匆回到我熟悉的海。

这里遇到的第一场雨，让我心慌。

寂寞中我才惊觉，原来这个世界多么的嘈杂，
我只是关上我的耳朵。

李文学
2008.12

楔子

你的脸庞埋藏在云层中，火光出现得太匆忙。我在黑暗中张望枯等，我的声音永远追不上你的光亮。我的雷震等着你下一次的出现。

“雨啊，谢谢你陪了我一整夜。”

如果天气预报说明天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七十，这就代表如果有一百个明天，就会有七十个明天是下雨的。她说，我会在一百零一天的时候跟她相逢，如果这一百个日子都没下雨。

外面的雨还是滴滴答答地下着。第七十二天，失败。

我在日记本上打了一个红色的叉，力道过猛的结果让这页纸破了一个洞，在红色的交叉线的交点。我仔细地用拇指将破洞处的红色墨水压干，接着把淡蓝色的字条夹在这一页当中。

我不愿意淡蓝色的字条，沾上任何不属于它的颜色。

如果没有那场雨

1

台湾本来就多雨。

有雨的地方，让我感到安心。

然而那个陪我淋雨的女孩子离开之后，
我学会了避雨。

听见阿峯的敲门声，才知道就这样不知不觉到了清晨。我在马桶上枯坐了一夜。我原本以为这会是最接近她的时候，凌晨时分下起的这场雨，很痛。

很痛很痛……

我试着立刻从马桶上起身，但是双脚酸麻令我动弹不得。我好想就这样坐着，直到这场雨停下来为止。

“你大概不相信，现在的我尿急吧？”阿峯在厕所门外说着。

“等我一下。”我不停地揉着自己的大腿。

“你大概不相信，我现在真的急到膀胱快要核爆了吧？”

“我相信，”我挣扎地站起身，象征性地冲了水，“我真的相信。”

打开门之后，我对卢其峯点点头，报以道歉的表情。

“你大概不相信，你不需要感到抱歉。”

他拍拍我的肩，一边抓着屁股一边走进浴室。

一直到身后传来重重的关门声，我仍旧呆立在浴室门口。

到处都是雨的味道。

夏末的早期让这突如其来的一场雨降临之前，空气就变得潮湿。我曾经很喜欢这种气味，因为下雨会打乱生活的规律，然后在捣蛋成功后自成一种节奏。

我算是很奇特的人吧！我总喜欢淋雨，近乎痴狂地喜爱着。

最夸张的一次是我曾经坐在Taxi里，把窗户偷偷摇下来，把头伸出去。最后被Taxi司机严厉地制止，我却开心得不能自己。

如果没有那场雨

台湾本来就多雨。

有雨的地方，让我感到安心。

然而那个陪我淋雨的女孩子离开之后，我学会了避雨。

彻夜的枯坐让我的两腿酸麻不已，我将日记本放回书架上之后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喘气。这场雨压得我快要换气过度，也觉得异常饥饿、疲惫。

浴室里传来阵阵吹风机的声音，我看着桌上的马克杯发呆。会不会在我饥饿万分的时候，忍不住将这个杯子吃下去呢？吃下马克杯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我曾经在饥饿万分的时候，尝试把自己的书桌啃掉。为了让书桌看起来更美味，我还在桌角涂了些便利商店免费的番茄酱。

当然最后我并没有把书桌吃掉，卢其肇借了我几块钱让我买了一个茶叶蛋。他“只”借了我六块钱。

卢其肇是个很节俭的家伙。虽然他节俭的程度近于吝啬，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形容词应该是“抠门”。

在我饥寒交迫的时候只肯借我六块钱的人，实在忍不住要谴责他。

阿肇有三份工作，其中的一份是在全家便利商店打工，上次我吃桌子用的番茄酱，就是他借给我的。当然，跟他借的所有东西，都必须归还。我选择搬到这个地方与他同住，是因为这个二房东的要求并不高。

“只要你不养会吃人的猛兽，也不跟我借钱，欢迎你成为我的伙伴。”他是这么说的。

“还有别忘了，房租不要迟缴。”

半年后的今天，他始终想把我赶出去。依照他的说法，我

违反了所有的规定。我跟他借过钱，也就是为了上次茶叶蛋那六元钱。而我虽然没养什么会吃人的猛兽，但是他觉得我本身就是个禽兽。

我对他一无所知。他只跟我提过他有一个爷爷，一个人住在眷村里头。

听他说高中毕业之前，他一直与爷爷同住，搬出来的原因则没有多谈。他非常的节俭，同时有三份工作。每天就像一阵风一样，回来洗个澡又立即出门到下一个地方打工。

他总喜欢跟我聊哪个工作赚的钱最多，赚得最轻松。

目前排行榜第一名，是圣诞节打扮成圣诞老公公到街上发糖果以及传单。

“可惜，一年只有一个圣诞夜。”他很感叹地跟我说。

我不知道他这么辛苦地挣钱是为了什么，只是像一阵风一样到处奔波打工，让我觉得他非常有毅力。

我看着桌上的马克杯，可怜的马克杯。你这辈子注定只能够装凉水了，因为你的主人是个小气鬼。

“你在跟谁说话？”阿峯从浴室走出来。

“马克。”我说。

“马克是谁？”

他在沙发的另一端坐下，把脚跷在桌上。

“马克是一个很可怜的人，肚子很饿，却没办法吃点熟食，永远只能够喝凉水。”我学阿峯把脚放在桌上，“所以我在安慰他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吃熟食？”

“因为他的主人是个小气鬼啊！”我拿起桌上的马克

如果没有那场雨

杯，顺手点起了一根烟，“小气鬼，喝凉水……小气鬼，喝凉水……”

阿奎从我的手中将烟盒拿了过去，伸着手跟我要打火机：“说到这个，你大概不知道我有些话想跟你说……”

“我不想听！”我把烟盒抢了回来。

“你大概忘了上次跟我借的那六块钱，还没有还我……”

“可怜的马克啊……”我拿着桌上的杯子叹气。

“万里长城永不倒，欠钱一分不能少。”

卢其奎的眼神，实在很适合出门被车撞，撞倒之后请务必记得倒车。

“黄河长江水不淹，交情何止六块钱！”

我用力地把马克摔到桌上，仿佛可以听见马克哀号的声音。

“你大概不知道秦始皇是怎么死的吧？欠我钱不还被我打死的。”

“哦？你知道清朝怎么灭亡的吗？因为我欠的太多。”我得意地笑了。

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明天不还钱，横着回故乡。”

“嘿！离离囊中钱，一岁一枯荣。你也花不尽，何必要我还？”

“我圈叉你的圈圈叉叉，我最近很潦倒，这六块钱……”

“我最近也很穷酸，你竟然还跟我计较这区区六块钱？”

“也就是说，你今天打定主意不还钱了？”

“不是我不还，今天有困难。”

我的口袋怎么摸都只剩下几个零钱，而那是这个月剩下的所有资金。

“好吧，吃下去吧！”他走过来，拍拍我的肩膀，“吃下去就不用你还。”我看着他手里的马克杯，很想马上到外头去找一部车狠狠地辗过他。

“可怜的马克，可怜的马克。”我珍而重之地擦拭着杯子。

“要吃掉马克或者要还钱？”现在的我就像被猎枪瞄准的高级猎物一样。

为什么是高级猎物？难不成我要说自己是低级的吗？

电灯暗了一下，转瞬间又重新闪烁着亮起。外头一阵闪光，我们同时转头往窗户的方向看去。

“吓我一跳，”阿奎说，“快下雨了。”

“已经下了一整夜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大概不知道，刚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这样好了，”阿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硬币，“我们交给命运之神决定。假如扔出来结果是正面，你就还我钱，或者把马克吃掉。”

“如果是反面呢？”

“那就把马克吃掉，或者还我钱。”

我把拖鞋拿起来往他身上扔过去。

“这两个结果不是一样吗？”

“好吧，如果是反面，这六块钱你就不必还。”

我把硬币抢了过来，放在手心里面。硬币之神啊，你千万

如果没有那场雨

要主持正义啊！我把硬币往上一扔，视线随着抛物线上升，下降，接着落在地毯上。阿奎蹲在我身旁，两个人仔细地端详着结果。

“吃下去吧。”阿奎把马克递到我的眼前。

“怎么会有这种事？”我愤怒地把硬币砸往他的身上。

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吃亏在眼前，哈哈……”

看着卢其奎的小人嘴脸，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地狱的话，这家伙应该第一个被抓去拔舌地狱。

“我会去拔舌地狱？那到时候再请你帮我开地狱的门吧。”

“为什么我要帮你开门？”

“因为你会先进去啊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对了，”他翻箱倒柜地找着不知道什么东西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我记得有一包过期的奶精，想让你凑合着吃，比较不会没胃口。”

我把马克用力往他的两股中间塞进去。

卢其奎“啊”的一声，拿过期的奶精丢我，嘴里还不停地念着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”。

“老你的大屁股。”我怒吼着。

“好歹我也虚长你几岁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不懂吗？”

“老吾老你又没有人家老，幼吾幼我看你真的没得救。”

“那你快吃吧。”

“你以为我是垃圾桶哦？说吃就吃。”

“那不然还钱。”

“嘘……”我低下头，“什么都不要说，我要静静地思考一下。”

“思考什么？”

“怎么样撞死你比较有快感。”

百分之五十的几率都可以猜错，我真的彻底book了，book给这个掷硬币的几率问题。

“什么是彻底book？”

“book是什么？”

“书啊。”

“那就对啦，白痴。”

“彻底book……彻底输了……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”

“你的英文要好好加油，这样吧，欠你的钱，就当作你跟我补习英文的学费好了。”

“快吃！”

“哇靠！”

一半的机会都可以猜错，我今天真的很倒霉，衰得可以。往常的我都觉得自己的脸帅得很痛，唯独今天是“衰”得很痛。我把马克拿到洗手台去清洗干净，放回客厅的桌上。

一边收拾着东西，上班的时候差不多到了。一天两个小时，一个小时一百块，安亲班数学老师。

亏我还是个教小朋友数学的老师，竟然败给了一个掷硬币的游戏。

我穿上外套，窗外传来阵阵雨声。隐约可以看到几道闪电划过窗外的景色，空气都像被闪电砍得溅血一样。入秋前的雷

如果没有那场雨

雨，反而更加吓人。窗外又闪过几道电光，一直没听见轰隆的雷声。

我拿起钥匙，在屋外穿起了雨衣。

“回来记得要吃哦，马克杯就留给你了！”

“闭嘴！”

关上门的瞬间，天空闷哼了一声。我背靠着门，闭上眼睛。你终于来了。永远都会迟到的雷震。

我走向淋着雨的机车，拉紧雨衣的松紧带。过于潮湿，老迈的车子哀号着不肯被我发动。由于车龄过高，我必须不断重复着转动钥匙、发动机车的动作，才可以让它乖乖就范。与此同时，耳边不时传来阵阵雷鸣。

闪电，好像不再出现了。

她不再出现了。

正当我最后一次关闭电门，扭动钥匙准备发动机车时，“轰”的一声，车子发动了，同一时间也打了一声响雷。同时发生的除了雷声之外，还有——

我的钥匙，被、我、扭、断、了。

被、我、扭、断、了？！

我张大了嘴看着自己不知道哪里来的神力，努力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。我是该赶紧把车骑去修理，把断在钥匙孔里的钥匙取出来，还是叫卢其拿出来，趁着车子还发动的时候狠狠地撞他几下。正当我心念电转的时候，老迈的机车它、它、它，它——

在一阵雷声当中，熄火了。